

第一节 生与死

如今的双瑗也像她的姐姐那样懂得了什么是操劳，什么是无可奈何，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和双扬不一样的是，双瑗没有那么坚强，也没有双扬那么精明和能干。

双瑗已经无力负担洪涛开支巨大的医药费，无奈之下，她只有一个办法：把饭店顶给别人。九妹一听这个决定，傻了眼。双瑗说：“对，我现在需要钱.....我想顶给扬扬，她不要.....”九妹知道她是为了洪涛，劝道：“双瑗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不能这么糊涂，饭店顶给人家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再说，如果洪涛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这样做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可他.....”

双瑗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，说：“不用再说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.....饭店顶给人家，我还可以给人打工，不至于饿死吧。”

九妹问：“如果卖饭店的钱都花完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双瑗说：“这本来就是给他送终的钱，他只能活两个月了.....”

九妹想了想，说：“.....也好，到时候你们俩都解脱了.....”

双瑗看着九妹，几乎不认识她了，说：“九妹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酷无情？”

九妹冷漠地说：“生活本来就是冷酷无情的。”

九妹懂得这个道理全都是因为她的这场婚姻。它让九妹的梦幻破灭，让九妹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冷酷无情。

晚上，九妹下班回来和张所长一家围坐在餐桌前吃饭，张所长的老婆不断给九妹挟菜。张所长对张驰说：“张驰啊，九妹也快生了，晚上叫你妈陪她睡，你就睡在厅里吧.....我是怕万一你.....回头再吓着她，吓着孩子.....”张驰只是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九妹只是闷头吃饭，张驰在下面用脚碰了她一下，九妹这才机械地说：“谢谢爸.....”

张所长说：“一家人客气什么，我看再过些日子就别去上班了。你身子笨，不方便，我们也不放心，万一滑倒怎么办？”

九妹突然说：“爸，我想.....”

张所长看九妹不好开口的样子，说：“你想什么？你说吧。”

九妹说：“我和张驰想跟爸妈借点钱.....”张驰不吭气，只是闷头吃饭。张所长的老婆说：“生孩子的钱都准备下了，你不用操心。”

九妹说：“不是为生孩子，我们想多借一点.....”

张所长奇怪了，问：“干什么用呢？”

九妹硬着头皮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我们老板急等着用钱，想把饭店顶出来，价格挺合适的.....可是我们两个人的钱不够，我跟张驰商量，张驰说爸肯定不会同意...

...”

张所长问：“哪个饭店？你们那个新久久饭店吗？”

九妹说：“对呀，而且生意也挺火的。”

张所长一听高兴了：“张驰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同意？这是好事啊，你真是个好头脑袋。”张所长的老婆很迟疑，说：“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.....”

张所长倒是干脆地说：“商量什么，你们两个人加起来也没有九妹聪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！”张所长的老婆不满意，说：“你连价格都不知道，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好事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谁不知道新久久的故事，谁不知道来双瑗这个人好说话，谁不知道她那个不争气的丈夫是个讨债鬼，专门花她的钱，这种时候压价也好压。”

九妹说：“爸，那你的意思是.....”

张所长说：“我们全家合股嘛，我们老的出大头，你们年轻的出小头，这样家里也算有个实业了，我们齐心合力地经营，前景不可估量.....老太婆，拿酒去，我高兴，我得喝一点.....九妹啊，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是我的一个好帮手呢！”

双瑗很好说话，张所长一家顺利地接过了新久久饭店，而这一切，情绪一直低落的双扬并不知道。双扬依旧在卖着鸭脖子，张所长自己走了过来，脸上透着红光，没头没脑地说：“扬扬啊，今后我还要请你多多关照呢.....”双扬强颜欢笑地说：“张所长的话我怎么突然听不懂了，到了什么时候，也是您老人家关照我呀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不腾腾，生意场上我可是新兵.....”双扬还是不得要领。张所长这才告诉双扬双瑗已经把新久久饭店顶给他了。双扬一听愣住了。张所长还继续说着：“咱们可不是对头是本家，咱们家九妹可是你干妹子.....”双扬应付着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张所长你接手的事没有干不好的。”心里却想着别的：她知道她的妹妹有多傻又有多难了。

双瑗把顶饭店的钱全用在了洪涛的病上，自己也在洪涛的病房里陪着他。毕竟他们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，在洪涛的最后日子里，双瑗不忍心让他的景况太凄惨。

洪涛的心里也很清楚他有多么对不起双瑗。他躺在床上打着点滴，对站在床边的双瑗动情地说：“.....双瑗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.....欠你的情，欠你的债，也只有来世再还了.....”双瑗永远不可能原谅洪涛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还是好好治病吧。”洪涛说：“自己的病，自己知道.....我怕我一觉睡过去就醒不回来了，这些话不说，憋在心里，走也走得不踏实.....”

双瑗心里也还是不好受，说：“那你还有什么话就说吧。”

洪涛迟疑地说：“有件事，我憋了好长时间.....我.....”

双瑗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吞吞吐吐的。”

洪涛的眼泪流了出来：“双瑗，我知道跟你说不合适.....我想临死前见我的儿子一面.....我看一眼就行了...”

双瑗什么也没说，低下头去。

她不忍心看到洪涛死不瞑目，来到吕艳红的办公室，跟她谈了这件事。吕艳红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她根本没再搭理过洪涛的事情，就像洪涛压根没存在过一样，她的生活照样滋润得很，生意也还是十分红火地做着。当听到洪涛的要求时，吕艳红冷酷极了：“... 什么？看孩子？你觉得可能吗你就来找我？”

双瑗淡档地说：“我觉得不是没有一点可能，不管怎么说，洪涛还是孩子的父亲。”

吕艳红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孩子没有父亲。”

双瑗为洪涛难受着：“洪涛活不了几天了，你就不能满足一下他小小的愿望吗？”

吕艳红轻蔑地说：“拜托你了来双瑗，你演这种苦情戏到底是要给谁看？没错，生活是个大秀场，可你也秀得太离谱了吧？洪涛走到今天这个下场，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怪不得别人！你老是这么装模作样的，你累不累啊？”

双瑗生气了：“他罪有应得，他也判了无期。可他临死前想看看孩子，总是人之常情吧？”

吕艳红只是说：“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见孩子的。”

双瑗简直不相信世界上能有吕艳红这样的女人，说：“吕艳红，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女人？洪涛这个人是不好，可你也曾经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就算是现在全放下了，总该有一点点怜悯之心吧？”

吕艳红却没有一丝触动，说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，可能是我真的没爱过他，只是借种而已。”这让双瑗十分震惊，无言以对。吕艳红又说：“来双瑗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别再奉献你那点爱心了，管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，看着你这一脸的菜色，我都替你不值... 是啊，人人都说你好，都同情你，可是你过得好吗？你开心吗？我是个人见人骂的坏女人，可那又怎么样？我有钱，我过得好，我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可怜虫！”

双瑗面色苍白，起身离去。

双瑗状况是够可怜的。在新久久饭店里，她成了一个打工妹。张所长一家快乐地做着生意，张所长的老婆支使着双瑗干这干那，丝毫没把她与其他员工区别对待。

双瑗被支去厨房以后，九妹看不过眼，对婆婆说：“妈，你也注意点，人家过去毕竟是老板。”张所长的老婆眼一抡，说：“那有什么？现在我才是老板。”

九妹过意不去，说：“她挺不容易的，而且把店盘给我们，爸压价压得厉害...”

张所长的老婆毫无同情心，说：“这年头，谁容易啊？就说把店盘给我们，那也是你情我愿。”

九妹正说“话不能这么说...”，一着急，感到肚子痛，“哎哟...”地叫了

起来。张所长的老婆着急了：“你怎么了？九妹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要生了吧？”九妹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。大伙一通忙乱，有人打电话给医院妇产科说立刻送一个产妇来，有人叫来了计程车，人们七手八脚扶九妹上了计程车。

产房门外能够不时地听见婴儿的哭声。张所长、老伴、张驰齐齐坐在一条长椅上等待着。老伴有些等不住了，说：“都七八个小时了...”张所长说：“你急什么？你生张驰生了三天。”但看得出来他心里也很着急，抖着腿，手也不知往哪儿放。只有张驰两眼发直，什么都没有说。老伴看张驰的样子，说：“张驰你没事吧？”张驰说：“我吃了药，脑袋都是木的...”老伴说：“你不吃药怎么行，万一你一高兴犯了病，我们是顾你还是顾九妹？”

好不容易，一辆四轮的平车推出了产房，床上躺着面色苍白、大汗淋漓的九妹，身旁是襁褓里的孩子。张所长一家拥了过去。护士说：“母子平安，生了个7斤半的大胖小子。”张所长看着孙子，激动地热泪盈眶，说：“九妹，你是咱们家的功臣啊！”

几家欢喜几家愁。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刻里，洪涛被送进了急救室。他躺在急救床上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。医生在给他做胸外按摩，两手在他的心脏部位按着，但是洪涛毫无反应。医生又用电击，洪涛仍无反应。医生用手电筒照他的瞳孔，看手表，宣布了病人的死亡时间。

当护士把白被单盖在洪涛脸上时，双瑗跑到了门口，眼神空洞地看着这一切。

洪涛死了，双瑗曾经的丈夫死了，这对双瑗意味着什么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她也不知道。一切好像都结束了，也许吧...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二节 做人没有意义...

双瑗回到了家中，一个人落寞地坐在灯下。她拿出日记本，刚一打开，一张照片飞落下来。她捡起照片，看到她和洪涛风华正茂时的合影。双瑗看着照片，照片上的洪涛是那样的生龙活虎。她的眼泪不禁落了下来，慢慢地把照片撕碎。

这时候，双瑗听到了敲门声，敲得很是小心。双瑗有点奇怪：这时会有谁来找她呢？她问道：“谁呀？”没有回应，但敲门声又响了几下。双瑗只好去开门，一个黑影迅速地闪了进来，双瑗吃了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卓雄洲。他戴着帽子，便服的衣领竖了起来。他敏捷地把身后的门关上，径直走向窗户，将窗帘打开一条缝，看见新久久饭店的楼下一切正常，整条吉庆街也一切正常。双扬卖鸭颈的档口却空无一人。卓雄洲回过头来，看到双瑗吓得面色苍白，问：“你是不是看到通缉令了？”双瑗点点头。卓雄洲问：“我没有贪污，你相信吗？”双瑗下意识地摇头，但马上反应过来，急忙点头。卓雄洲脸上是求助的表情，说：“.....上一次就是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想来想去.....我需要有人帮助。”

双瑗的声音还在发抖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找扬扬？”

卓雄洲想了想，说：“不方便，人家都知道我跟她的关系，说不定她已经被监

控了。”

双瑗很害怕，因此只得说：“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”卓雄洲说：“先给我弄点吃的吧。”双瑗转身要出门。卓雄洲说：“你不会去报警吧？”双瑗只是说：“上次我听警察说，你是因为救我姐，才被黑帮绑架的……”

卓雄洲这才放了心，说：“别买太多，而且不要在吉庆街买，人家会怀疑的……”双瑗走了以后，卓雄洲把凉瓶内的冷开水都喝了，之后，他环视着双瑗独居的这间小屋，看到一切都是那么清贫、朴素、整洁。他一低头，看到了地上撕碎的照片。他坐了下来，翻开了双瑗的日记，打发着时间，但是就在这无意的窥看中，卓雄洲为双瑗的善良而震惊，他突然发现，在她的身上有着那么多双扬没有的宝贵品质，一种莫名的爱意油然而生。

双瑗从大型超市里买了些吃的东西回来，卓雄洲吃饱之后，又请双瑗去给他办另外一件事情。他拿出一张纸条：“你随便去一家网吧，把这上面的人的资料查一查，这上面有公司的名字和网站……”双瑗说：“可我对电脑一点也不精通。”卓雄洲说：“网吧小姐可以帮忙，没问题，你去吧。”双瑗点点头，把纸条放进口袋。

双瑗到网吧去把卓雄洲需要的资料查到了之后，想了想，来到了双扬家里。双瑗走了进去，见双扬的房间亮着灯，便去敲门。双扬打开门，心情很糟，头发凌乱，手里不但拿着烟，还拿着酒，走路都有点摇晃，醉熏熏地说：“怎么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”双瑗说：“我能进去说吗？”双扬突然火了，说：“不能！你还不是来借钱的，我告诉你我没钱！叫洪涛那个乌龟王八蛋快点死！双瑗，我求求你，别再给我找事了行不行？”双瑗犹豫地说：“姐，我……”

双扬很生气：“你走吧，你姐我累了，我也不是万能的……我知道你把饭店顶给了张所长，钱，肯定又花完了……双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把爱心献给了洪涛，可你害了我……我要用钱去救我爱的人，绝不会再给洪涛出一分钱！你走吧，走啊！！”说完不由分说，砰地关上门。双瑗还是拍门，小声地说：“姐你开开门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双扬没有理会。双瑗又不好说，只得说：“姐，你不开门你会后悔的……”双扬心里烦极了，把手中的酒扔了过来，摔在门上，发出粉碎的声音。双扬叫道：“只怕我开开门才会后悔！我不想见到你！不想看你那张苦瓜脸！”

双瑗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去了，把资料给了卓雄洲。

卓雄洲已经收拾妥当，准备离开。离开前他在灯下再一次看了双瑗拿回的资料，双瑗打开抽屉，拿出里面所有的钱交给卓雄洲，说：“你全拿去吧……另外，门外花盆下面有一把钥匙，实在没地方落脚了就自己进来睡会儿……”

卓雄洲心里感动，鼻子发酸。

双瑗赶紧说：“趁着天还没亮，你赶紧走吧。”

卓雄洲看了双瑗一眼，目光中闪烁着难以名状的神情，转身走了。

九妹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对于张所长全家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。张驰在医院妇产科病房里抱着儿子，靠在床沿上看着儿子笑。九妹躺在床上，看着张驰说：“你一直在那傻笑什么啊？”张驰说：“高兴呗！”九妹不快地说：“你是挺高兴的，你

们全家都挺高兴的！我呢，这孩子那么老大，生的时候痛死我了……差点没要了我的命！你爸不是说生了孩子就给我解决户口问题吗？怎么现在又不提了？”

张驰神秘秘地说：“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别让爸知道……你的户口问题早解决了。”

九妹吃了一惊：“真的？”说着又不相信，白了张驰一眼，说“你骗人！”

张驰说：“我骗你干什么？你生儿子那个晚上，爸高兴地回家就喝酒，我也是趁着他高兴，我说，‘爸，你还说九妹是咱们家的功臣呢，她上户口的事再不给她办就说不过去了。’他一高兴说漏了嘴，他说‘你怎么知道我没办，早办下来了，新的身份证就锁在我抽屉里，都一个多月了。’”

九妹抑制住内心的狂喜，说：“那他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呀？”

张驰说：“你急什么？那还不是早晚的事。”

九妹眼望天花板，没有说话。

到九妹出院的时候了。张所长和张驰把九妹母子接回家时，还没有上楼，街坊邻居就围住了他们，看着九妹的儿子，夸个不停：“瞧瞧，虎头虎脑的多招人喜欢！”“张所长，你可真是有福气，这一阵，前后左右都生女孩，你倒抱上孙子了！”“那时候还为张驰说不上媳妇着急，这不是什么也没耽误嘛。”“我看还是人家九妹的肚子争气。”把个张所长乐得合不拢嘴。

刚一进屋，九妹就发现家里来了许多的亲戚朋友，其中有很多乡下人。张驰和九妹见这么乱纷纷的，忙抱着孩子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客厅里的人见到张所长，纷纷起立，叫什么的都有，又是叔，又是伯，又是二大爷，张所长不知答应谁好。张所长应付着，赶紧到洗手间洗手。在洗手间里，张所长冲老伴大发脾气：“你怎么把这些人给招来了？九妹还怎么坐月子？孩子生病怎么办？”老伴做手势让他小声点，说：“你还说我呢，这哪是我招来的？前些日子来的穷亲戚，我说别提买饭店的事，你喝了点酒，大说特说，还带他们去新久久吃了一顿……这些人回去就吹开了，说你在城里买了大酒店，他们全是要来打工的……”

张所长自知理亏，声音小了，说：“那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！”

老伴说：“乡下人不都是这样嘛，先打了招呼，你要不让来，他们怎么办？”

张所长无奈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先给他们下点面条吧……”

老伴说：“那晚上住哪儿啊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呆会儿我去找个熟人，在他那个招待所先凑合凑合。”

这一帮穷亲戚把张所长两口子倒真是弄得很为难。晚上的时候，两口子在卧室里靠在床头想办法。老伴说：“要不就让这些人先回去吧……”张所长说：“我开始也这么想，可这些人便宜啊……”老伴想了想，觉得也是这么回事，说：“这倒是，店里现在的人，工资都不低，特别是豆皮张两口子，还有双瑗，服务员的工资都定得太高了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对，把他们都开掉……豆皮张不能开，他有手艺，我们也得要他的招牌，双瑗和大部分服务员都开掉。”

老伴有些为难，说：“这么做合适吗？服务员还好说，双瑗……”

张所长毫不同情，说：“你看她一脸的苦相，做生意是最讲吉利的；而且她不走，大师傅们的脑筋根本转不过弯来，总觉得她是老板，什么事都问她……”

第二天，张所长就跟双瑗讲了他的想法，最后还说：“……总之，你也体谅我的难处，现在穷亲戚住了一屋子，哭着喊着要在城里打工……你也知道，在吉庆街开饭馆赚的是薄利，我不能养那么多吃饭的嘴……我也不着急催你，月底之前，你把仓库和收款台的钥匙交给我老婆就行了……楼上的房子，你看着办，想搬的时候再搬……”

双瑗一言不发地听着张所长说话，直直地看着他，把张所长心里看得有些发毛，只得又说：“……我知道你这个人心好，活得也不容易，可是……”

但双瑗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钥匙拿出来，放在张所长面前，站起来走了。走到新久久饭店堂座里，全部的大师傅，包括豆皮张两口子和服务员等人都聚在大堂里，他们不舍得地看着双瑗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张所长跟在双瑗的后面，双瑗什么也没有说，转身离去。她的身后是一片叹息，还有人掉下了眼泪，都说：“双瑗是个好人啊……”“这人太厚道了。”“这年头，做个好人又有什么用？坏人个个都比她过得好……”

双瑗走到公园里，一个人坐在长椅上，她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忧伤。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年轻的情侣如胶似漆，看着孩子在奔跑，看着上了年纪的人悠然自得。她抬眼看着远方——

远处，风光无比诱人，让人觉得活着真好。

直到夜幕降临，双瑗才离开了公园。她走进了双扬家的院子，看见双扬的房间亮着灯。

她犹豫了好一会儿，还是离开了。

她在大马路上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想到了生活中种种让她难以承受的艰难：双扬骂她之后关上了门；吕艳红骂她是可怜虫；洪涛与别人结婚伤透了她的心；电视台社教部主任指责她的神情；张所长极端自私，能言善辩的面孔……这一幕换的情形全涌上了她的心头，令她心灰意冷。

这天夜里，卓雄洲又来到了双瑗家。他敲了很久的门，见没有反应，就到冬青树下找到了钥匙，打开了双瑗的房门。屋里漆黑一片，卓雄洲闪了进去，迅速地关上门。他没有开大灯，还是快步走到窗口向下望去，确信安全之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打开桌上的台灯，只见双瑗的日记本是打开的，当天的日期下面只写了一句话：“做人没有意思……”除此之外，桌上还有一个空药瓶，旁边的一杯水还冒着淡淡热气。他拿起药瓶，发现是安眠药，直到这时，他才下意识地回头：双瑗平静地躺在床上，身上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而且神态安详。

卓雄洲一下冲了过去，低声地叫道：“双瑗！双瑗你醒醒！……”但是他叫不醒双瑗了，他只得跑到马路上的公共电话厅里，给急救中心打电话：“急救中心吗？

请你们马上到吉庆街新久久饭店楼上，有人服安眠药自杀了.....请你们务必快一点.....”

急救中心却说：“方便留下你的手机号码吗？”

卓雄洲不愿意暴露自己，犹豫着说：“我没有手机，但这决不是恶作剧.....好吧，请记住手机13804456787，我叫来双扬.....”

救护车很快赶到了，来双瑗被送到了医院抢救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三节 双元心里不痛快

得知双瑗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后，双扬、双久和疯子连夜跑到医院，在急救室外焦急地等待着消息。等了很久，总算从急救室里走出一个托着药盘的护士。双扬等人忙围上去问：“我妹妹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护士说：“深度昏迷，还在抢救。”正在这时双元和小金也急急忙忙赶来，问双扬：“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”双扬一脸担心，说：“还在抢救.....”小金说：“双瑗也是，有什么事这么想不通嘛？”双久说：“不会是为了洪涛吧？”

双扬说：“崩溃！怎么会为了他！不过，这事情也怨我.....”

双元不解，说：“你怎么了嘛？”

双扬说：“她前几天来找我，我骂了她几句，没让她进屋...”

双元说：“我说扬扬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！你也太厉害了... 双瑗她有话不能说，有苦不能诉，她不自杀她怎么办嘛...”小金也和丈夫一起说起双扬来。

双扬面对别人的指责，第一次一言不发。

好不容易，经过抢救双瑗脱离了危险，但她一直也没醒过来。双扬就这样好几天地拉着双瑗的手，坐在床头，注视着双瑗，内心无比难过。护士来换输液瓶时，双扬焦急地问护士：“护士小姐，她都睡了三天三夜了，还能醒过来吗？”护士说：“你要有点耐心... 幸亏她送得早，再晚一点就没命了...”

双扬想了起来：“是谁把她送到这儿来的？”护士说是急救中心。双扬想了想，拿出手机，拨了号说：“喂，急救中心吗？我想查一下这周星期三有一个自杀求救电话，是谁打到急救中心的？”急救中心告诉双扬是一个名叫来双扬的男子。这把双扬彻底弄糊涂了。她正在想着这件事情，双瑗醒来了，她一高兴，又暂时把这件事情搁在了脑后。

过了几天双瑗已经能吃一点东西了，但身体还是十分虚弱。双扬心疼和内疚地日夜照顾着她。

这天，双扬正给双瑗喂白粥，忍不住埋怨她：“... 你怎么傻成这样？天塌下来也不能...”

双瑗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天塌下来我倒不怕，我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...”这话触着了双扬心里的歉疚，双扬说：“都怪我不好，你也知道我脾气臭，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肯定是... 你说得没错，我现在都快把肠子悔清了。”

双瑗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...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，不是为洪涛的事，也不是为了钱... 那时候洪涛已经死了...”

双扬说：“那是因为张所长赶你走吗？”

双瑗摇头，又下意识地望望门口，确信没有人进来，才轻声地说：“... 我是想让你见一见卓雄洲...”

双扬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双瑗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

双瑗平静地说：“... 那天晚上，他来找我，好几天没吃没睡了，我给他买了吃的，叫他在我那儿睡会儿... 他叫我到网吧去给他查个资料，查完我就跑去找你，我想让你们见上一面...”

双扬听到这里，悔恨交加，无言以对，忍不住在病房里踱步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可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”

双瑗说：“他说，好多人知道你们的关系，你可能早就被监控了...”

双扬问：“那他还会来吗？”

双瑗说：“不知道，... 反正我告诉他，门外花盆下面有一把房间的钥匙。”

双扬一切都明白了。卓雄洲，这个对她来说如此重要的男人到底怎么样了？是平安是危险？是饥是暖？双扬只想立刻想见到他，见到这个让她寝食难安的男人。

当夜，双扬就住在双瑗的房间里，守株待兔着。她在黑暗中躺着，难以入睡，听着忽远忽近的脚步声，紧张忐忑，但这些脚步声与她都没有关系。她就这样在等待中失望，在失望中等待。

小金自从开始卖馒头以后，和双元多尔之间的关系好了许多，日子也有条不紊地过着。但是小金天生的脾气是改不了的，只要一有人引诱，她的心思就又活了。

这天，小金一个人呆在家里用扑克牌算命玩，阿旺出人意料地来了。小金对他的到来并不欢迎，相反，一见到他就要下逐客令。阿旺还是那样厚脸皮，挤进门说：“怎么？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”小金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是我什么人？我凭什么跟你生气？我犯得着吗？”说完再不理阿旺，重新拿起扑克牌玩自己的。阿旺陪笑脸，说：“你看你看，你还说没生气，连广场舞都不去跳了，我坐在那儿等你也没希望了，只好跑到你家来找你...”

小金没有好气，说：“找我干什么？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我们好像互相也不拖欠什么吧。”阿旺知道什么东西最能打动小金，于是说：“当然是我欠你的... 这不，上次你买的股份集资，三个月一到，人家就分红了。说好百分之二十，这里可是一分不差。”说着就拿出钱来交给小金。小金看到钱后，态度就立刻有所缓和，说：“我还以为没那回事了呢...” 说着接过钱数了数，把钱放好。阿旺一看有戏，

说：“哪能呢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

小金又白了阿旺一眼，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阿旺解释说：“你是说中秋节的晚上吧，我老婆不是在家吗？我也不是怕她，是懒得跟她吵...”说着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小金肩上。

小金把阿旺的手拿掉，说：“我不是说八月十五，我是说八月十六，你不是答应来找我吗？你不是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吗？害我傻等了一天！”

阿旺自然能够找到理由来搪塞：“你就别提了，八月十六号，天地良心，我人都出来了，我老婆又拷我，孩子发烧，叫我直接上医院... 我想给你打电话，可那不是找骂吗？”

小金说：“随便你怎么说，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了！”

阿旺说：“那我们在生意上总还是伙伴吧？”

小金一听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打什么鬼主意？还想叫我老公去撞车啊？”

阿旺说：“那件事咱们就不提了，但是你可以去卖股份集金啊，百分之二十的红利，你的嘴巴又能说，肯定卖得出去，公司到时候会另外发给你佣金...”

小金一听，心又开始活了。

小金还是有一股能干劲的，至少看上去是那么回事，因此商业街卖馒头的下岗职工大都很信她的话，她一吹，他们就围着小金，纷纷要购买股份集资。小金说着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”，坐到台阶上一边登记名字一边收钱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邓秀莲，三股.....王莉，五股.....”众人都很佩服小金，说着：“还是人家小金脑子活，咱们的脑子，都快成馒头了。”“小金，咱们脱贫致富可全靠你了.....”

小金忙得顾不上答应，也顾不上得意。

小金脑子活是不错，可是有时候也未必是好事，尤其是因为这活脑子让她很容易听信阿旺的话，也记不起阿旺曾经给她出过些什么馊主意。她不但卖集资股，还继续卖起保健药来。

傍晚，双元下班一进屋就见到餐桌上放着许多瓶保健药，不快地说：“今晚就吃这个啊？”小金从厨房里出来，说：“讨厌，当然不是让你吃的，是让你明天拿到单位去卖的.....”双元一听，更加不高兴：“那还不如让我把它当饭吃了呢！”

小金说：“你怕丢人是不是？你不是老教导我，只要是自食其力，干什么都不丢人吗？怎么到你那儿这大道理就行不通了？”

双元就是这样，担心的事情很多，但考虑清楚的事情很少。他说：“谁知道你这是什么药啊？如果是大力丸什么的怎么办？卖假药是犯法的，万一吃死人了呢...”

小金不屑地说：“瞧你说的，好像我让你去卖砒霜似的！这药没问题，男人壮

阳，女人养颜，老年人还防痴呆.....”

二元没等小金说完就斥道：“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没好几天，我看你又开始犯病了！”

小金坦然道：“没错，我是想发财，我们总不能穷死吧！”

二元急得说：“那也不能卖假药啊？那不等于找死吗？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？”

小金生气了，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说不了一块钱！”说完扭身进了厨房。

二元毕竟不是傻子，小金处处听阿旺的话，而且两人又总混在一起，这让二元也很是犯疑。终于，他忍不住了，想看个究竟，看自己的老婆到底和别的男人有什么瓜葛。

一天夜里，阿旺和小金到他们常去的舞厅跳舞去了。二元带着多尔，开着面包车跟了去，把面包车停在舞厅对面的路边。二元坐在面包车的驾驶室，注视着舞厅门口，坐在他身边的多尔在吃着汉堡包喝着可乐，不解地问：“爸，我们在等谁？”二元没有回头，只是说：“别吵，吃你的吧.....”多尔也没再问，只是继续吃着汉堡，东张西望着。

过了好久，小金和阿旺亲亲热热走了出来。阿旺打量小金，说：“看着你也不瘦，可是带着你跳舞，就像托着一片树叶一样.....”说着摆了个姿势，左三步右三步地走起来。小金拍了阿旺一下，内心高兴，嘴上却撒娇，说：“别那么肉麻了你！”阿旺一副轻薄相：“这算什么肉麻？我跟你.....”说着低声在小金耳边说着什么。小金一听，骨头都轻了：“你啊，就是一张嘴巴能哄人！”阿旺坏笑着说：“我说的是真的.....我老婆太瘦了.....没劲！”小金酸溜溜地说：“那你还那么怕她？”阿旺说：“还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.....走吧走吧，我请你吃宵夜去。”小金跟着阿旺走了。

二元在面包车上把这一切都看清楚了，不由生气地说：“.....我就知道又是这个家伙！”多尔看着阿旺，问：“爸，这个人是谁？”二元说：“就是哄我去跟别人撞车的那个人，现在又哄你妈卖保健药，说什么是股份集资。你妈跟他在一起，就跟中了邪似的.....”多尔仇恨地看着阿旺，问：“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二元也无计可施，只能说：“不理他们。”把车子启动了起来。在他开车的时候，一直一言不发。多尔看着二元，问：“我们去哪儿？”二元看看儿子，摸了摸他的头：“陪爸爸去兜兜风吧.....”二元把车开得飞快，仿佛在发泄着什么，一直来到江边的堤坝。

二元和多尔下了车，迎着江风并排走着。二元不知为什么突然非常伤感。多尔抬头一看，月光和灯光下，双元的眼睛边有泪光闪烁，问：“爸爸你哭了？”

二元心里难受着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是说：“.....多尔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别像你爸爸似的，活得这么窝囊.....”

多尔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第二天，多尔放学很早，也没有在路上耽搁，一直回到了家。他背着书包上楼，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开了门。几乎是同时，门开了，小金和阿旺出现在多尔的面前。小金看到多尔，一愣，说：“多尔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”多尔死盯着阿旺不说话。

小金说：“赶紧叫人啊，叫叔叔好！”阿旺不知道为什么被这个孩子的眼光震慑住了，有点尴尬地说：“这就是多尔啊，听说你还是优等生呢！”多尔瞪了阿旺一眼，进了自己房间。小金生气了：“这孩子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多尔……”阿旺赶紧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孩子嘛……”

晚上的时候，小金和双元又吵了一架，还是为了保健药的事情。

双元抖着当天的报纸，生气地说：“……报纸上都说了，各种名目的集资都是非法的，也都是诱人的陷阱，叫大伙别上当！可你呢，自己买了一大堆不说，还叫卖馒头的那伙人买，人家那可是一辈子的血汗钱！早晚都会砸进去，到时候咱们怎么跟人家交待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阿旺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对咱们家，对你我，安过什么好心？”

小金毫不相让：“我不是不相信报纸，可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阿旺介绍的那间公司，我专门去看了，不但正规，而且气派，这还不说，分红款下来了，我发展了客户，佣金也给我了，钱我拿到手了我干嘛不信？人家阿旺就是因为上次你撞车出了事，心里觉得对不过我们，这才想着办法叫我们挣点钱……”

双元一听阿旺就来气，声音高了八度：“你怎么那么相信他呀，我跟你说的话你不听，他说什么你都信，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们这个家会毁在他手上！”

小金眼睛一瞪，比双元还凶：“双元，我知道我现在又出去跳舞了，你心里不痛快，所以找着茬儿跟我吵架！”

双元说：“你算说对了，我心里就是不痛快，你一个有夫之妇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整天跟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搂在一块跳，还深更半夜不回家，我心里能痛快吗？”

小金泼起来厉害非常：“那你也去跳啊，谁叫你不会？双元你知足吧，我每天除了卖馒头，还要回家做家务，就剩这么一点娱乐了，你还不允许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是大老板，我跟着你穿金戴银，天天在家给你端洗脚水我也愿意啊……”

多尔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，一直听着父母亲吵架的声音，没办法入睡。他烦躁地蒙上了头，仍然听到双元在说：“……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嫌我穷吗？”小金奚落道：“你本来就很穷嘛，难道你很富吗？”双元怒气冲天：“那你就跟钱去过吧！”接着多尔就听到了砸东西的声音和小金的尖嗓子：“双元，你学会砸东西了！你以为我不敢砸？都砸光好了，这日子也别过了！！”紧接着的是一连串的砸东西的声音。

多尔在被子里痛哭流涕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四节 多尔杀人了

吉庆街老屋的事情本来已经是尘埃落定，小金且不再说什么，但范国强心里惦记着古董，还是在心里盘算着，总想捞点老屋的好处，。

这天，范国强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些台商在参观吉庆街。来家的老屋因为是清代的建筑，带着沧桑的历史感，所以吸引了不少人台商，他们颇感兴趣，探头探脑地看着这老房子。范国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去看，并说这是他继父的房子，这令许多台商感到好奇和惊讶。范国强把他们带进了来家老屋的院子里，让台商参观，还为他们介绍着老房子的特点。人们颇有兴致地看着。

晚上的时候，范国强到老久久饭店独自一个人吃菜喝酒。双扬看见他，走过去说：“国强，你可是稀客，这顿饭，我买单。”

范国强说：“那怎么行？你也是开门做生意，就算是沾亲带故的人，都来白吃，也受不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双扬拉开范国强对面的椅子坐下，说：“你就别客气了，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

范国强笑了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来吃饭就一定有事？”

双扬是个精明人，什么事还能瞒得了她？她说：“你带了一队人马来吉庆街参观，到了吃饭时间，全去了张所长那儿，就你一个人到这边来，会没事吗？”

范国强赶紧说：“扬扬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怪不得德叔说，我们所有的人加一块也比不了你一个人聪明... 张所长是老关系，我也没办法...”

双扬大度地说：“这个你不用解释，他多一餐不会富，我少一餐不会穷，而且照顾老关系也是应该的。”

看到双扬这样直接的态度，范国强终于把想说的事情说出来了。有一个台商看中了来家的老房子，他不只来过一次了，今天又托范国强来跟双扬说关于屋子的事情。双扬一听屋子就敏感，打断国强说：“别的事都好说，房子的事就免谈吧... 国强你不知道，这套老房子伤透了我的心，我现在连提都不想提。”

范国强一看双扬神经过敏，赶紧说说：“你听我说完嘛，他也不是想买你的房，只是租，租金也很可观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双扬怀疑地说：“他租来有什么用呢？总不见得他想住在这儿吧？”

范国强说：“当然不是住，他想在这条街上开一个明清古典家俱店。”

双扬还是觉得事情很蹊跷，说：“开家俱店有百货公司，租多大的地方都行，我那两间破房子，庙太小了吧。”

范国强说：“扬扬，这你就外行了，这古典家俱就得老房子来衬，才是那么回事，就像咱中国女人得穿旗袍，外国女人得穿落地裙一样。北京故宫里的东西，你放到美国的时代广场，人家以为是柴火堆呢！甭管你是皇上的龙椅，还是老佛爷的烟榻，那不是也得故宫来衬吗？换句话说吧，你这儿就是吉庆街的故宫啊。”

双扬自然不相信，说：“崩溃，那有那么邪乎。”

范国强说：“这就是商机啊，吉庆街越来越出名，人家台商也是看好这里人气旺，南来北往的人多，还有老外呢。”双扬说：“人家到吉庆街来吃鸭脖子还差不多，谁买家俱呀？”

范国强说：“人家送货上门，外地的还有邮寄业务。”

双扬看着范国强，说：“看样子这事你们都谈得差不多了，国强，我想问一句小人之心话，促成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范国强自然说得是冠冕堂皇：“天地良心，扬扬啊，我真的是为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，加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交流而尽职尽责...”

双扬只是说：“去热热热热，崩溃吧你！”

范国强说：“真的真的，那你说我会有什么好处？”

双扬想了想，也说不上来，觉得这件事情有些突然很蹊跷，但又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，说：“不知道.....这件事你还是容我想想吧。”

双瑗基本上康复了，回到了她的住处。这些天，双扬一直住在这里，等着卓雄洲的出现，可是卓雄洲没有来过。双扬本来想接双瑗到她那边住，但是害怕卓雄洲什么时候又来这儿，屋里没人岂不是又会将他错过？双扬已经错过了卓雄洲这么多次，她害怕了，怕再也见不到卓雄洲。且不说她心里对卓雄洲的感情，就算是只为了不让卓雄洲误会她的为人，只为了再有机会帮助卓雄洲，她也非要见到他不可。

双扬来到双瑗的住处，看看桌上她离开时放的食品、矿泉水和钱——这是为卓雄洲在她不在的时候到来准备的，还有一张压在钱上的纸条：“见到纸条请一定与我联系。扬扬”，她失望地摇头。双瑗知道双扬的心思，安慰道：“别着急，他会出现的.....我住在这边帮你等他。”

双扬一听，突然落下泪来，说：“双瑗，你不知道他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...我真恨我自己，我已经失去了两次向他表白的机会，我真怕会失去他.....”

双瑗很少看到双扬落泪，赶紧说：“不会的，姐，你放心吧.....你们的缘分没那么浅。”

双扬感激地看着双瑗，说：“双瑗，我真感谢你，.....幸亏那天你帮了他.....”

双瑗说：“说这些干什么，他也跟我说了，他并没有贪污。我跟你一样，是相信他的，而且如果他真的贪污，干嘛不跑得远远的.....我觉得他好像在找一个人。”

双扬为卓雄洲而发愁，说：“他是在找一个人，可那还不是跟大海捞针一样.....”

双瑗想起了卓雄洲见她时的表情，突然说：“姐，我觉得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力量，如果他是贪污犯，他应该很慌乱才对。”

双扬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双瑗，麻烦的是，他就算是贪污犯，我也已经爱上他了.....”

双瑗说：“姐，他会没事的。”

双扬点点头，看着双瑗还没有恢复过来的虚弱样子，又从自己的感情纠葛中跳出来，心疼起双瑗来，说：“你以后也别太感情用事了.....千万别一时冲动.....这回你真吓死我了！”

双瑗经历了许多，也显得坚强了不少，说：“死里逃生，但愿我今后能成为一只火凤凰。”

双扬说：“你先好好养着，我在抽屉里放了生活费，等身体全恢复了，再到饭店里来上班吧。”双瑗感动地叫着：“姐……”

两人拥抱在一起，眼睛都湿润了。

双瑗回到了老久久饭店上班，双扬继续卖着她的鸭脖子，吉庆街依旧热闹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。但是双扬的心里因为卓雄洲而总是悬着、难受着。另一边，一家人总是一家人，双元家平静不了，双扬和双瑗也不可能有平静日子过。而如果出事的人是多尔，双扬的心又会雪上加霜起来。

这天，多尔在学校的操场上上体育课。他没有穿运动鞋，老师让离家近的同学马上回去换鞋，十分钟之内赶回来。多尔只得飞跑回去换鞋。跑到门口，多尔用钥匙打开门，发现家中的电视机开着，而且声音还不小。他毫不理会，冲进自己的房间。多尔没有在床下找到运动鞋，从自己的房间出来，冲进父母的卧室，叫道：“妈，我的运动鞋……”多尔的话还未说完，就看见了不该看到的一幕：阿旺在穿衣服，而母亲还躺在床上……两人有说有笑。多尔像木桩一样，直愣愣地看着他们。当小金和阿旺看到多尔时，也惊呆了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多尔回过神来，扭身就出去。小金从床上跳起，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催阿旺：“你先走吧，你赶紧走……”阿旺慌慌张张排出了卧室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小金听到了阿旺一声惨叫。小金疯了一样从卧室冲出来，只见阿旺倒在地上，双手捂住股动脉处，已经痛得呻吟不止，但鲜血还是飏了一墙，一把锋利的长柄水果刀拿在多尔手中，上面殷红一片。小金尖叫了一声。多尔没有看母亲，一脸盛怒和横下心来的表情，用刀往阿旺身上狂刺，鲜血溅到他的脸上。小金惊叫着从后面抱住了儿子。

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来了，看热闹的人的人来了，双元也很快知道消息回来了，多尔却被公安局带走了。双元赶回家，不见了多尔，一脸的愤怒和焦急地问小金：“多尔为什么要杀人？你当时在干什么？”小金两眼发直，一言不发。双元吼道：“我问你话呢！”小金吓得一惊，仍不知说什么好。

在公安局收审室里，多尔被讯问着。他承认自己杀了人，其他的却什么也不说。

双扬和双瑗忙着久久饭店的生意，并不知道来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双扬一如既往地盼望着卓雄洲的出现，也一如既往地失望着。她为他留着他最爱吃的鸭脖子，虽然知道留也是白留。

双瑗还是孤独地生活着，下了班独自回到住处。她警觉地听着是不是有卓雄洲来到的动静，但是听来的却是另外一个消息——多尔杀人了。她匆匆忙忙，惊魂出壳地找到了双扬，和双扬又连夜赶到双元家。

所有的人都清楚，要让多尔免于惩罚只有说服阿旺不要起诉。小金来到急救病房找到阿旺，一脸愁容地说：“……阿旺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多尔，只有你能救他……”阿旺一脸冰霜，说：“我被砍成这样，我怎么救他？”小金说：“他是一个好孩子，在学校品学兼优……你知道他这是过失……”

阿旺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这是故意杀人！”

小金看阿旺的反应，吓道：“难道你要起诉他吗？”

阿旺恶狠狠地说：“我不但要起诉他，而且要求对他重判，这孩子这么小，心肠就这么歹毒，不治一治他，长大肯定是一个恶棍！”

小金求道：“他这么做肯定是不对，可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原谅他...”

阿旺打断小金：“小金，如果你还识时务的话，就不要跟我谈这些没用的，好好想一想怎么给我经济补偿！”

小金赶紧说：“医药费，营养费我全出，我每天来给你送饭！”

阿旺说：“那倒不必，我老婆看见你也会怀疑的。这件事要了结，我也不多要，你就给我九十七万吧，一笔过。”

小金一听，倒吸一口冷气。

她把阿旺的条件告诉双元等人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但也无计可施，心情都很沉重。双扬燥动不安地说：“... 他这是敲诈！！”双元愁得不可开交：“六十五万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！”小金说：“本来他要的还要多... 这是我讨价还价...”双扬火了，指着小金的鼻子说：“你看看你认识的这些人！这叫什么事？”说着突然哽咽了：“多尔算是让你们毁了... 多好的孩子，现在成了杀人犯！你们如果不能对他负责，当初干嘛死乞白赖要从我手上把他抢走...”

小金吓得一声不吭。双元突然在双扬面前跪下了：“双扬，你就救救多尔吧！”双媛急忙冲过去扶起哥：“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觉得扬扬还不够难过吗？”双扬恨恨地说：“又是为了钱吧？我告诉你们我没有钱！！祖屋那是砖头，是院子，不是钱！！凭什么你们干出这么作孽的事来，就该我拿钱出来给你们收场？我又不是提款机，我要是能立刻拿出钱来，也不会让我爱的人...”

双媛制止道：“扬扬！”

双扬恨恨地说：“别说我没钱，就是有钱，也不会给那个乌龟王八蛋！！”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五节 九妹出走

生活总是这样，总是不断地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而每一个意外其实都是那么自然——该发生的会发生，不管人们是不是预料到了。

夜里，双媛在她的房间里开着床头灯躺在床上看书。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敲门的人好像很谨慎。双媛以为是卓雄洲，一跃而起，跑去开门，但出现在门口的却是九妹，带着奇怪的神情。双媛有点意外，说：“九妹？快进来吧。”九妹看双媛的神色，问：“你好像在等人？”双媛赶紧说：“没，没有... 我等谁呀？快坐...”

九妹坐在床边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说。双媛看着她异样的神情，问：“九妹，

你没事吧？”九妹见到双瑗现在的景况，心里过意不去，说：“没事...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... 坐月子的时候，不是听说你...”双瑗叹息着说：“都怪我糊涂...”九妹说：“才不是呢，是张所长的心太坏了！”双瑗说：“他可是你公公，你还一口一个张所长，张所长的。”

九妹犹豫了一阵才说：“双瑗姐... 我其实是来跟你告别的...”

双瑗吃了一惊：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九妹说：“那你就别问了，反正走得远远的...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张所长，张驰他们都不知道？”

“对，我没告诉他们。”

双瑗看九妹的样子不会是开玩笑，说：“九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九妹的脸上是无可改变的坚定：“我早就想好了，只要上了户口，我一天也不多呆，一定会离开他们家... 昨天晚上给孩子办满月酒的时候，张所长把新的居民身份证给我了... 为了这张中国的绿卡，我一直忍着，好几次，我都忍不住了，可我想，我这算什么呢？成了人家的人，给人家生了孩子，给我上个户口也是应该的...”

双瑗劝道：“九妹，你可别为了一口气... 有些事是不能赌气的，我觉得张驰对你不错，再说，你舍得孩子吗？”

九妹心里酸涩，或：“人不就是活一口气吗？张所长把我当做什么了？他对我哪怕有一点点真心，我都认命算了... 张驰太窝囊，而且我和他是强扭的瓜，甜不甜的不说，就他身上那病... 想起来心里就不是味！孩子在他们家也不会受罪，这点我倒不担心...”

双瑗说：“张所长买了新久久，这日子眼看着就有奔头了... 九妹，你到城里来，也吃了不少苦，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吗？”

九妹什么都想清楚了：“什么是好日子？不窝心的日子就是好日子...”正说着，又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，双瑗以为是卓雄洲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九妹却说：“双瑗姐你别害怕，是偏脑壳。”

双瑗看着九妹，没敢往下面猜：“怎么？你们...”

九妹说：“我们也没怎么着，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走，他说愿意。反正在这儿是打工，跟我一块就当小老板... 我手上有点钱，开个小吃店不成问题。”

双瑗打开门，果然是偏脑壳来了。偏脑壳进屋就对九妹：“行李我都存在火车站了...”双瑗问他走跟双扬说了吗，偏脑壳说：“... 我还真开不了口，还是请你跟她说一声，就说我爸生病了，我急着赶回去...”

双瑗看着两人，有些回不过神，说：“你们俩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”

偏脑壳看了九妹一眼，说：“... 反正我们谁也别嫌谁！”

九妹说：“我又没嫌你穷。”

偏脑壳也说：“我也没嫌你把孩子都给人家生了...”

九妹一听，挥拳就要打偏脑壳。

双瑗见两人以前的脾气还是改不了，劝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快走吧，在外面要互相多照应...”九妹和偏脑壳看时间不早，叮嘱双瑗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后，悄然离去。

双瑗站在窗口，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九妹和偏脑壳上了火车。在车厢里，九妹呆呆地坐着，望着窗外，一动不动。

偏脑壳在她身边坐着，一边絮絮叨叨一边在找东西，说着：“... 怕他们发现，我连铺盖卷都没拿，那也是钱啊... 不管到了哪儿，还不是又要花钱买...”说着发现九妹根本没注意他，只顾自己发呆。

九妹的心情怎么可能平静得下来呢？当年的她也同样是在这个火车站，也同样是深夜时分，满含着好奇和慌张地踏上这个陌生的城市。那时她穿着小花衣服，土里土气，但却如此年轻，心里有无边的梦想。可是现在的她，经历了许多，变得像个城里人的模样，甚至已经有了城市户口，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原来的梦想被粉碎了，她也又将离开了，除了满心的伤痕，她究竟带走了什么东西？

九妹想到这里，眼中蓄满了泪水。

偏脑壳却不知道九妹的心思，说：“... 你怎么了？后悔了？反正车还没开呢，咱们还可以回去，只当一切都没发生过...”

九妹生气地说：“我就是后悔了，后悔叫上你一起走！”

偏脑壳的脾气还是那么犟，起身就要走，说：“那我回去了...”

九妹更生气了，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走。”也不看偏脑壳，直直地盯着窗外。

偏脑壳不走了，说：“那我怎么能撇下你呢...”

九妹说：“是我舍不得撇下你差不多！”

偏脑壳没脾气了，挨着九妹坐下来，说：“对抖抖，你仁义行了吧！你心里有我，干嘛不早说？我还真以为你喜欢双久呢！”

九妹说：“谁心里有你？我本来就喜欢过双久。”

偏脑壳想不明白，说：“不对啊，那为什么...”

九妹说：“那是因为你心里有我，把我感动了... 我嫁给张驰，看你气得那样儿...”偏脑壳正要申辩，火车开动了。九妹说：“别说了，前面的路不管多苦多

难，我们都要像双瑗姐说的那样，互相多照应。”

偏脑壳感动了，把手搭在九妹的肩上，说：“你放心吧，你走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”

九妹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，离开了张所长家，而这时候，张所长一家人并不知道。张驰就睡在客厅里，所以连老婆跑了都不知道，睡得还很安稳。九妹卧室里的孩子哭了，哭了半天也没有停，把张所长的老婆惊醒了，走了进去，看见大床上只有孩子在啼哭，只得抱起孩子来哄。张驰也醒了，揉着眼睛走进来。张所长的老伴不满地说：“九妹上哪儿去了？孩子哭了也不管...”张驰说：“可能上厕所去了吧？”站在门口叫道：“九妹！九妹！”可是没有人回应。孩子还在啼哭，张所长的老婆把孩子交给张驰，说：“我去给他热奶，你爸就听不得这孩子哭，又该叨叨了...”说着走了出去。张驰抱着孩子边走边晃。走到桌子前面时，不经意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，他有点意外，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张驰：我走了，不要找我，也不要生气，这两年我对得起你，也对得起你们全家。九妹。”

张驰愣住了，手中的纸条随风飘落。

九妹的离家出走对张家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第二天早上，张所长一家围坐在餐桌前，但谁都没心思吃饭。张所长忍不住愤怒地说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！我说什么来着！农村人就是不可靠，坏起来比城里人还坏！我们哪点对不起她？吃喝不算，结婚我们花一屁股钱，生孩子花钱，还给她当保姆带孩子... 就这样也喂不熟她，一拿到身份证还是跑了，养条狗也不会这样啊...”

老伴抱着孩子，说：“你就别说那些没用的了，赶紧想个办法吧！这孩子这么小，没妈怎么行？”

张所长脸青面黑：“看我们俩谁斗得过谁，我报警，我就说她拿了我的存折跑的...”

一直闷头没说话的张驰一听，赶紧说：“爸，你算了吧，她在外面瞎闯，知道难了，兴许还能回来，你这么一搞，她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”

张所长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她，她都跑了，你还向着她说话？你想把我气死啊？”

要不是你窝囊，她能跑吗？她哪来那么大胆子？”

张驰气嘟嘟地说：“可你对她像对犯人似的，她能不跑吗？”张所长一拍桌子发作起来，把睡着的孩子惊得哇哇大哭。张所长吼道：“她是你什么人？我是你爸，你可真是娶了媳妇忘了爹娘！！”

全家吵成一团，还伴着孩子经久不息的哭声。

卓雄洲一直没有再到双瑗家去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对于卓雄洲来说，洗刷自己背的黑锅还自己一个清白，是他唯一能够再正常生活的途径。

他来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，一个人在一家星级酒店里临窗而坐。大堂回旋着悠闲的本地音乐，旅游团队进进出出，酒吧里有零星的客人。卓雄洲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游客，但他不是，他并不是来欣赏菲律宾美丽的热带风光的，他要做的是一步一步想办法找到那个他必须找到的人。

一个靓丽的女人出现了。她身穿酒店的工作制服，向服务员打听了一下，服务员指了指卓雄洲。卓雄洲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女人，站了起来。女人走了过来，问：“是卓先生吧？我是马玲。”

卓雄洲与马玲握手：“马玲，你好！是你哥哥马丁让我来找你的。”马丁是卓雄洲的战友，两人有生死之交的深厚情谊。

两人客套之后，卓雄洲问：“马小姐，我托你找的那个人有消息了吗？”

马玲说：“正好我在商务中心工作，查找还比较方便。你说的这个叫娇美兰的女人，她现在还在投资休闲娱乐业，不过她开的渡假村不在马尼拉，而在宿雾。”

“宿雾？”

“宿雾是菲律宾第二大城市，同时又是一个海滨城市，经常会有一些国际财团在宿雾开会，因为那里别有风情，各方面的设施，包括旅游项目都比较完善。”

第二天，马玲和卓雄洲一起来到马尼拉的机场，准备飞往宿雾。飞往宿雾的是一架很小的飞机，螺旋桨都靠手工发动。准备登机时，卓雄洲奇怪地问：“怎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飞机？”马玲笑了：“看着真是不保险，不过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卓雄洲看着小飞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但愿这回不虚此行。”马玲开玩笑的口吻：“卓先生这么千辛万苦，这个娇美兰是不是你过去的情人？”卓雄洲苦笑着说：“是情人就好办了，可惜他是别人的情人.....以后再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，只是跟男女之情没什么关系。”

马玲不相信地笑笑。

两人坐的小飞机还是平安地到了宿雾。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宿雾市内的渡假村。

在一家独具休闲风格的酒店里，马玲用英文办理了住宿手续，并拿了两间客房的钥匙。卓雄洲和马玲坐在酒店的观光电梯内欣赏着宿雾风光。这时候，电梯似乎停了一下，又有人上来。卓雄洲不经意地回头，一刹那间，他如触电般地愣住了：董俊就出现在电梯上。几乎是同时，董俊也看到了卓雄洲，不觉呆如木鸡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六节 意外的惊喜

在这种情况下，董俊已经没有办法回避了，只好和卓雄洲到了酒店的客房里，两人摊开了说这件事情。

董俊说：“我开始想得很简单，只要贷到钱，盖酒店，办厂，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总有一个成的吧？到时候把钱一还就行了.....没想到窟窿越来越大，酒店和工厂都是亏损，补都补不上。加上催款的人追得又紧，我这也是没办法.....”

卓雄洲问：“那你现在靠什么为生？”

董俊说：“给娇美兰跑跑腿儿，自己再做一点中介.....赚点小钱。”

卓雄洲质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全都给牵连进去了？”

董俊面有愧色：“大哥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.....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跟你的通缉令登在一块儿，沾尽了你的光。”

董俊突然跪下了，哀求道：“大哥，我求求你.....”

卓雄洲看着董俊着样子，只是说：“你求我什么？你跟我回去自首，求政府宽大处理吧。”

“大哥，反正你已经出来了，人人都知道你是通缉犯，不如留下来，我从大陆还弄出来几百万，你拿一半.....不腾腾，你全拿去，我跟着大哥，有口饭吃就行了.....”

卓雄洲一听，火了：“你刚才不是说都亏干净了吗？怎么又冒出来几百万，你能把钱搞出来，就说明你早有预谋，你为了你自己，不惜断送所有朋友和战友的前程，好几个人为了你都蹲监狱去了，你这么干还算个人吗？”

董俊痛哭流涕地说：“大哥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！！可是你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没命了.....”

卓雄洲有些心软，说：“你给我站起来。”但突然又火了：“你给我站起来！董俊，过去我们当兵吃苦受累，没什么钱，图的是光荣！现在你为了钱不择手段，为了钱下跪，为了钱宁肯苟且偷生过不见光的日子！钱是你爸爸还是你爷爷？我告诉你，我二十四小时不会离开你，你跟我回去自首，我答应给你想办法保住命，你要是想别的，我立刻打电话给管我们这个案子的追逃小组，叫他们来把我们俩一块押回去！你好好想想吧你！”

董俊没有办法，只好跟着卓雄洲来到菲律宾移民局自了首。

董俊神情沮丧地坐在移民局的拘留室里，卓雄洲和马玲坐在拘留室外走廊的长椅上。卓雄洲对马玲说：“叫你陪我坐在这里，真不好意思.....”马玲说：“不要这么说，.....可你要找的原是他，太让人难以相信了。”卓雄洲看着四周，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看守，只有一个警员在一边看报纸，担心地说：“我看这里的警力实在是太薄弱，我真的不放心.....他们说什么我又不懂，不过等天黑以后你还是回去吧，我会二十四小时守在这里。”

马玲善解人意地说：“这我能理解，我也会尽力帮你的。”这时，几个菲律宾警员走过来，与马玲说了一大通英语。卓雄洲在旁边什么也听不懂，干着急。马玲对卓雄洲说：“他们说，他们刚才到董俊的住处搜查，发现他给妻子、儿子非法购买了两本假护照。按照菲律宾的法律，购买假护照者可以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所以董俊有可能留在菲律宾接受审判。”

卓雄洲一听，急了：“你告诉他们，他在国内犯的罪行要比买假护照严重得多，而且他不归案的话，整个案子根本无法审理.....”马玲将情况用英文向警员说了，警员指着卓雄洲又说了一通英语，马玲说：“他说，你只能代表你个人，并不能代

表官方。”

卓雄洲张口结舌，很是不痛快。最后还是马玲帮着想办法，说第二天带他到中国大使馆去，一定会有办法。卓雄洲无奈，说：“也只好这样了，叫大使馆跟国内的警方联系，把我跟他一块押回去。”

果然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向菲律宾方面交涉，把董俊和卓雄洲两个国内的在逃通缉犯押送回国去了。

阿旺不会在见不到钱的情况之下放人一马，纵然是他本身就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来家不可能凑齐那么多钱，多尔就因为杀人而被关进了青少年犯罪管教所。

双扬平生最疼的人除了双久就是多尔了。她来到少管所想见多尔一面，可是多尔不见她。双扬一听女管教的传话，急切地说：“.....这不可能，他不可能不想见我！我不是他妈妈，我是他大姑.....是我把他带大的，他不会不见我的，他跟我比亲妈还亲.....”

女管教明确地说：“他是不见他妈妈，可是他也说了不见大姑.....”

双扬不明白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女管教说：“他说他对不起你，你是最下力气培养他的人.....”

双扬一听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女管教说：“孩子的情绪现在也不稳定.....你还是先回去吧。等他稍微平静一点了，我们再给他做工作，到时候还需要你的配合。”

双扬坐在长椅上痛哭不止。

而双元和小金现在连自己都顾不过来了，因为小金卖给别人的集资股出问题了。

这天，在双元家的厅里坐满了人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还有卖馒头的，小金和双元被他们围在里面。众人七嘴八舌地说：“.....小金，你不是说这些股份集资是包赚不赔吗？怎么我们钱一交就音信全无了呢？”“算了，算了，分红的事我也不想了，可是本金总得还给我们吧。”“我们这也都是血汗钱、棺材本.....”“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，幸好我当时还让她写了收据。”

双元脸色灰白，看着地板一言不发。小金也已经大伤元气，但不得不说话：“买股份集资的事，我卖的我负责，你们好多人是直接跟阿旺买的，应该直接找公司才对啊。”

众人不服，说：“我们找过公司了，公司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些钱.....”“公司说是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开发客户，发展下线，叫我们来找你。”

小金有口难辩：“谁跟他一块开发客户？他叫我买我就买了，看到真正分了红，就帮同事买了一点，我也是托他办的啊.....”

卖馒头的人又开始急：“这下完蛋了.....”“不用去找公司了，肯定也是不认帐！”有人甚至哭起来了：“我偷偷拿家里的钱出来买.....还是背着我老公呢.....他知道了非跟我离婚不可.....”屋里乱成一锅粥。

双元实在受不了，起身离去，一个人到酒吧喝酒，想到家里最近一连串的事情，不禁万念俱灰。

双元受够了小金，他再也不愿意和这个自私、虚荣又没责任心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了。不管小金是如何地软硬兼施，双元铁定了心要和她离婚。平时小金总能够左右双元，可这一次，双元的决心是如此之大，他们终于离婚了。办理好离婚手续的那一天，双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金，而这时的小金才知道什么是悔恨，坐在马路边上哭了很久。

而这时候，双瑗却有了意外的惊喜。

电视台社教部主任把双瑗约到电视台附近的咖啡室里，说自从双瑗离开电视台之后，《热点追踪》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就一个劲地往下掉，现在都有点不可收拾了。实事求是地说，直播节目，应该说资深一点的主持人都可以做得很好，可是节目背后要做大量的工作，在这方面，可以说双瑗是最敬业的。只可惜是双瑗离开了之后，大家才感觉到这一点。双瑗听了，根本没有想到还要回电视台工作的事情，于是说：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主任直接说了：“不瞒你说，台里为《热点追踪》的事开了好几次会，还是决定把你请回来，继续做这个栏目……”

双瑗不相信地看着主任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主任补充说：“当然，你的调动手续还要慢慢帮你办理……”

晚上的时候，双瑗到卖鸭脖子的档口上找到了双扬，告诉她这件事情。双扬一听，说：“什么？慢慢办？那不行，还是办好了以后你再过去上班。”

双瑗很想回电视台去工作，说：“扬扬，我……”

双扬说：“别那么沉不住气，你忘了他们叫你走的时候，可是一点情面都不给你留的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想回电视台工作，可是你这时候不快点叫他们办好调动手续，早晚又有叫人一脚踢开的一天。”

双瑗这才说：“我都答应主任明天就去上班了……”

双扬训斥道：“你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啊？没脑子！”

双瑗说：“一上班我就跟他们谈调动和房子的问题。”

双扬叹息着说：“你人都去了，他们就不着急了……双瑗，在电视台上班，千万多长个心眼儿。”

双瑗点点头，问：“扬扬，今天去少管所，看见多尔了吗？”

双扬摇摇头，内心难过：“我恨不得杀了那个姓金的！”

双瑗担心地说：“大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……”

第二天早上，双瑗少有地穿着套装到电视台上班，看见自己曾经十分熟悉的大楼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进了社教部自己原来的办公室，认识的人都向她点头示意。双瑗坐下来，清理着必备的东西。一个年轻女孩走进来，看见双瑗，问：“你是新来

的来双瑗吗？”一个认识双瑗的人马上说：“她不是新来的，她可是你的前辈。”女孩很乖巧，说：“是，前辈，主任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”

双瑗起身说：“什么前辈，以后叫我大姐好了。”

双瑗来到了社教部主任办公室里。

主任很是单刀直入：“你也不是新人了，那些小儿科的东西也不用我多说……我可就直接给你派任务了。”

双瑗显得比以前要稳重和成熟了：“您说吧，部里现在有什么选题？”

主任说：“你知道现在最轰动的案子就是多尔杀人，我听说他是你的侄子？”

双瑗一听，脸色顿时阴沉下去，只说了句：“对。”

主任说：“这个孩子个性很强，不接受任何采访，也不见任何亲人，我们想……”

双瑗冷冷地打断主任的话头：“想叫我去把他的嘴撬开，拿到独家报道。看来你们根本不是诚心请我回来，也不是什么栏目收拾率下降的问题，你们叫我回来完全是功利的目的。”

主任说：“双瑗，你不要那么激动，收视率下降的问题是真的，你的敬业精神得到肯定也是真的，台里有些功利心这时候把你请回来同样是原因之一，还是庆幸自己有被利用价值吧，你以为什么是机遇？这就是机遇。”

听了主任的话，双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主任接着说：“你的调动和房子的问题打个报告上来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。”

双瑗仍旧不语。

主任说：“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”

双瑗说：“没有了……”一直到回自己的办公室了，双瑗还是没回过神来。

双瑗把台里的打算告诉了双扬。双扬已经为多尔糟糕的状态担心得面容憔悴，听双瑗这么一说，难受不已：“多尔这辈子算是完了，小小的年纪，哪有那么大承受力？还要被你们这些媒体炒来炒去……”双瑗只是听着，一言不发。双扬恨恨地说：“我就知道电视台叫你回去工作，没安什么好心！”

双瑗说：“要不然我把这件事回了算了……”

双扬却说：“那你还在不在电视台呆啊？我去了少管所好几次，每次都有记者在那里守着，反正你不采访，别人也会把他攻下来，说到底，他还是个孩子啊……”说着不禁伤心落泪。

双瑗说：“不是说多尔谁都不见吗？”

双扬说：“只见他的年轻女老师一个人，我们去找她想想办法吧。”

双瑗和双扬说服了多尔的女老师。女老师和电视台的人来到了少管所的会见室。多尔果然答应了见他的老师。

老师劝说多尔接受媒体的采访，说：“叫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，是希望能教育他们，促使他们思考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许多问题，尤其是许许多多的家长，他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有时是非常无知的，甚至不负责任……毕竟血的教训不需要人人都去经历，但是我们希望人人都被警醒……”

多尔一贯是个好学生，静静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

老师接着说：“当然，我说了这么多，最终还是会尊重你的意见，如果你坚持不肯接受采访，我也决不会勉强你。”

多尔还是不说话。

老师只得说：“好吧，你再考虑考虑……我们说点别的吧，我上次叫你看的自学课文你看了吗？还有课文后面的思考题你做了吗？”

多尔看着老师，说：“我一拿起课本，心里就特别难过……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坐在课堂上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。

老师鼓励道：“只要肯学习，哪里都是课堂。多尔，老师相信你会拿出勇气来，面对所发生的一切……”

多尔终于在老师的劝说下同意了接受采访，双瑗主持着这个现场采访的节目，电视台进行了直播。

双元在他十分凌乱的家里看到了这个节目。电视上，少管所的管教谈话室里，双瑗进屋就见到了多尔，抱住他失声痛哭。多尔也流下了眼泪。多尔逆光，完全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有一个轮廓。双瑗问多尔：“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呢？”

多尔说：“有一次我跟着我爸爸去散步，看见他心情特别不好，还哭了……他是一个不轻易掉眼泪的人。我当时就想，不管在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只要我能帮他，我就一定要帮他……所以我一看见那个男的又出现了，我想都没想就……”

双瑗又问：“你爱你的爸爸妈侣吗？”

多尔说：“……他们不是最好，最有钱，可我还是爱他们的，可是现在……我真的是有点恨他们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双元泣不成声。